

古典小说

青楼梦



前言

何满子

从公元七世纪起，中国出现了近代小说概念的小说艺术，第一批中国小说——唐人传奇的作家，就已经充分理解了爱情主题的艺术吸引力以及它辐射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活动的巨大容量。由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他们所接触的生活面，小说作者自然而然并且不得不然地将爱情描写对象集中于才子淑女的离合悲欢，即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以影响的深广言，元稹的《莺莺传》大概可称代表。以后描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小说艺术上给这类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以后出现的这类古代小说便都是对它的拙劣模仿了。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青楼梦》将妓女作为淑女，描叙了三十七位多情女子与一位多情才子的一段欢情。这勉强也可说是题材的开拓。娼妓制度是罪恶的旧社会的畸型现象，那种沦落风尘被迫出卖肉体

的女性，依人道说应该有爱情的权利，她们中灵魂未被扭曲殆尽之辈也应该会有纯洁爱情的要求，但将妓院当作谈情说爱的场所，将嫖客和娼妓，而且是大群娼妓当作爱情的男女主角，既与事理有悖，也不免有些滑稽。为了将嫖客和妓女的性的买卖关系凑合成爱情，作者只好把妓女写成闺秀模样；而且为了凑合成才子佳人的传统格局，这些妓女还得写成个个都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有擅长的风雅才女。与人物相应，她们所住的妓院也必须写成楼台幽雅、亭阁别致的深院大宅。她们又必须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对金钱无所谓的高清人物；还必须是自己能掌握命运，行动不受鸨母干涉，比良家妇女更少受约束的自由人。最后，她们当然必须齐心一致倾心于一个温柔多情的才子即男主角。你想，这么多一厢情愿的好事哪里去找？于是作者只好派定男女主角是天上月下老人的一对金童玉女，一心簇拥着男主角、把心身都献给他的三十六位多情女子是散花苑主座下的司花仙子了。

从创作和欣赏的关系，从小说描写的现象和社会土壤看，这是对当时的《红楼梦》迷没有魄力承受像《红楼梦》那样的悲剧而作的一种感情补偿。高鹗续《红楼梦》后四十回，已经以宝玉中举、兰桂齐芳、贾家复兴、宝黛太虚幻境重见一面等情节淡化了原书的悲剧气氛，只是由于前八十回俱在，不好做得太过分。《青楼梦》也正是不愿人世间有憾事的，其实是不敢直面现实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在那个充满人生苦恼的社会是有它的市场的。

小说还不以主角金挹香——显然是作者俞吟香的自况，从

名字也看得出来——享尽艳福为满足，还要使他中举人、做知府，办案办得皇帝也欣赏他的贤能，诰封父母，一妻四妾都成了诰命夫人，儿子也中了状元，官拜尚书。他还不仅是一个能博得女人欢心的情人，而且又是恪守礼教的孝子，割股疗亲，遐迩钦佩。凡是封建社会所能想得到的荣华富贵，显亲扬名，父慈子孝，夫妻和顺，友朋辑睦，他都样样占全，无一遗漏。享尽了人间诸般佳趣以后，父母又双双白日飞升，驾鹤仙去；自己修炼得道，重归仙班；那一大群妓女，即他在尘世的爱人也一道在仙界重圆。这些远远超过了昔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梦想，比《野叟曝言》中主角的只以圣哲文武享尽人间尊荣还要彻底得多，真是一支把主角的幸福照顾到边，直至照顾到宇宙的永恒的狂想曲。

至于《青楼梦》的思路和写法，其刻意规摹《红楼梦》乃是痕迹毕露的。第一回的古铜镜出于《红楼梦》的风月宝鉴，万花山仙境摹拟太虚幻境；第三回金挹香梦游清虚中院是贾宝玉到太虚幻境看金陵十二钗名册的效颦；挹翠园是大观园的走样的临本。连金挹香向妓女嘘寒问暖的谈吐，也竭力模拟贾宝玉的声口。只要举第十三回金挹香与月素在床上胡缠一段，两人的对话就同《红楼梦》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宝玉纠缠黛玉的描写相近，只是情趣不同而已。他如结诗社、行酒令、猜灯谜、说笑话，样样都亦步亦趋。所学的只是《红楼梦》中才子佳人情节的一侧，而这一侧正非后者所以成为伟大作品的一侧。《青楼梦》当然也从其他小说中袭取情节，如三十六个司花仙子的下凡，仿自《镜花缘》的百花谪降；第六十

回金挹香飞升时被警幻道人推落舟中，而自己依然在船上，只有一具臭皮囊在涧中的情节，分明取自《西游记》唐玄奘尸解超凡故事。

《青楼梦》作者俞达（？—1884），字吟香，作本书时署名麓峰慕真山人，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小说原卷首的两篇序（今附录于后），署年月均作光绪四年（1878）重阳，可知当作成于此年。序文作者之一邹弢在当时颇有文名，他不仅在序中点出了俞吟香的真名，还在所著《三借庐笔谈》中提到了俞达的生平大概，由此可知作者本人原是花间柳巷的过来人，小说有作者自己的生活背景。书中被美化了的妓女，有些可能是和作者有过交情的，有些也影射着真人真事。如第四十回《武雅仙订盟洪殿撰》的“洪大人榜名匀金”者，就是状元洪钧，武雅仙就是嫁给洪钧作妾的名妓傅彩云，也即是后来曾朴《孽海花》中的赛金花。书中写苏州风物胜迹，清末科举考试情形，也大致近真。

在中国十八世纪以后的小说退潮期中，比起同时出现的那些《红楼梦》的续书来，《青楼梦》要略胜一筹，在中国以娼妓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中，也别具一格。在小说史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非但为治小说史者所应检阅，喜欢文学的人也可以领略一下当时这类小说的风气和格调，坏作用是不大会有的。

一九八七年九月，上海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梦黄梁演成新说 | 论红绡试访佳人 … (1) |
| 第 二 回 | 花前重访艳 | 月下暗牵丝 … (7) |
| 第 三 回 | 幻景迷离游洞府 | 柔情缱绻证良缘 … (12) |
| 第 四 回 | 效痴人二生说梦 | 访名妓三友联诗 … (17) |
| 第 五 回 |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 … (22) |
| 第 六 回 |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 … (29) |
| 第 七 回 | 品名花二生逸致 | 奏妙技诸美才能 … (35) |
| 第 八 回 | 金挹香深闺掷巧 | 姚梦仙野径锄强 … (47) |
| 第 九 回 | 庆遐龄华堂称寿 | 访名妓花国钟情 … (52) |
| 第 十 回 | 漏春光柔情脉脉 | 进良言苦口谆谆 … (62) |
| 第 十 一 回 | 诗感花姨 | 恨惊月老 … (66) |
| 第 十 二 回 |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 … (73) |
| 第 十 三 回 | 留香阁挹香初覩面 |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 (79) |
| 第 十 四 回 | 吟艳诗才女钟情 | 宴醉花美人结义 … (88) |
| 第 十 五 回 | 扮乞儿奇逢双美 | 遇之子巧订三生 … (95) |
| 第 十 六 回 | 痴生话目 | 美女倾心 … (99) |
| 第 十 七 回 | 对雪景众美联诗 | 闹花国挹香闹席 … (105) |
| 第 十 八 回 | 消除夕四友写新联 |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 (113) |
| 第 十 九 回 |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 … (118) |

- 第二十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 … (125)
- 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 … (130)
-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 … (136)
- 第二十三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 … (142)
- 第二十四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 … (146)
- 第二十五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 … (150)
- 第二十六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 … (158)
- 第二十七回 告父母邹姚竭力 酬媒妁金钮欢心 … (163)
- 第二十八回 采芹香儒阶初进 赋宜家旧好新婚 … (168)
- 第二十九回 卅六美重宴挹翠园 闰五月再集闹红会 … (172)
-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闹赴试 褚爱芳东国从良 … (177)
- 第三十一回 掇巍科才人驰誉 作幻梦美女飞仙 … (183)
- 第三十二回 备列小星团圆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 … (189)
- 第三十三回 金挹香抱疴沉重 钮爱卿祷佛虔诚 … (195)
- 第三十四回 药石无功挹香归地府 … (199)
- 第三十五回 众美人登堂视殓 诸亲朋设祭助丧 … (205)
-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诸美心欢 … (210)
- 第三十七回 省亲堂阖家欢乐 梅花馆五美诙谐 … (214)
- 第三十八回 夫作先生二乔受业 妻操中馈众美钦贤 … (220)
- 第三十九回 天锡麟儿爱卿生子 诗联雁字素玉推魁 … (226)
- 第四十回 武雅仙订盟洪殿撰 章幼卿于归张观察 … (231)
- 第四十一回 未免有情宝琴话别 谁能遣此月素分离 … (236)
- 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诀别 众美劝离愁 … (243)

第四十三回	赏中秋挹香怀美	开夜筵素玉劝夫	… (250)
第四十四回	吃寡醋挹香增懊恼	制美酒小素醉糊涂	… (257)
第四十五回	寄闲情支硎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滨伤春	… (264)
第四十六回	吴秋兰初生玉女	谢慧琼早卜金夫	… (274)
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位归仙界	陆丽春遁入禅关	… (279)
第四十八回	陈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云远适难逢	… (284)
第四十九回	留别有书增感慨	新编笑语解牢骚	… (289)
第五十回	钮爱卿华堂设悦	邹拜林北阙承恩	… (296)
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双姬生子	悲更悲三美归西	… (302)
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诗悲夜馆	报劬劳捐职仕余杭	… (306)
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天割股医母	梦详六笏访恶知奸	… (312)
第五十四回	嘉贤能荣升知府	请诰命恩报椿萱	… (322)
第五十五回	花厅上青田礼斗	府衙内白日飞升	… (330)
第五十六回	遵礼制孝子丁忧	问踪迹痴生辛苦	… (334)
第五十七回	归故里扬名显姓	访旧美云散风流	… (338)
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参开色界疯道谈情	… (343)
第五十九回	小辈公然连捷	道情勉强寻欢	… (347)
第六十回	撇却红尘妻悲妾泣	抚成子女花谢水流	… (352)
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钮爱卿月老祠归班	… (359)
第六十二回	邹拜林弃官修道	金挹香采药逢朋	… (363)
第六十三回	众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 (369)
第六十四回	证前因同登月老祠	了尘缘归结风流案	… (373)
附 录 一	青楼梦花序		(377)
附 录 二	青楼梦邹叙		(378)

第一回 梦黄粱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来似玉，笙歌竞奏山塘。璧月琼楼，说教遣此风光。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而今再睹升平宇，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个依本是多情种，凭谁人，著意评章？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黛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筵，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兢惕。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闼，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谓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祯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不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聊，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神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讫不见。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

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

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目。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的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仙女亦即退去。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见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我正欲询其故，觉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知己为金氏子。但细细熟思，前因未昧。及长，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道德，做了二十余年事业。一日，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一番事业归何处，花谢春深老杜鹃。

醒后细思镜中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计一十六卷，共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正所谓：

梦中成梦无非梦，书外成书亦算书。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掇巍科。生性无纨绔气，有高士风。身馥兰臭，无烦荀令薰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着书馆中，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挹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今论古，赏赋鉴文。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飭，甚属疲懒。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偕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素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觐，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未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窈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己能逢，亦何

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耳目既狭，胸次自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笑敖谑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宦裔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他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矫矫，不大胜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阜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兄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

于是三人偕往。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厦，画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两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沉沉，蒜垂银线。

三人正观时，见两垂髫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丰雅

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爰启朱唇诘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斋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觐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来？但家小姐晨妆未罢，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辞去。

又片时，忽听环佩珊珊，香风馥馥，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红羞翠怯，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蛮，莲瓣双钩，纤不盈掬。上前与三人见礼，各叙姓名，然后道：“妾风尘陋质，貌乏葑菲，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挹香道：“佳人难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弃，许见阶前，不胜侥幸！并知芳卿研穷翰墨，酷爱诗词，佳作唱和，往来必广，未识可能拜诵一二否？”幼卿道：“妾沦落花前，确是性耽吟咏，故常蒙名流惠施藻句，时逢闺秀荣锡瑶章。妾虽酬答有诗，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陈腐之言，不堪悦目；苟有香奁白雪、彤管阳春，仆等视之不啻性命，望之胜于云霓。乞芳卿赐我侪一读，何异百朋之锡。”幼卿道：“既蒙君子见爱，妾何敢藏拙，尚望勿笑乃幸。”遂命侍儿往取。未片刻，即携以出，上书《素芬集》，即示三人。中有《虎阜题壁》、《苏台怀古》、《牡丹八咏》，皆清丽芊绵之作，读到《感怀》一绝云：

年来飘泊溷风尘，狼藉烟花命不辰。

佛纵有情怜浩劫，三生孽债亦前因。

三人阅毕，幼卿又出《莲花合掌图》求题。拜林乃题四绝以赠

之云：

卿本瑶台小谪仙，天涯沦落有谁怜？
偶然解脱拈花谛，一笑皈依座上莲。

其 二

绝代风流证夙因，莲花偶现掌中身。
瑶池姊妹应相忆，遍召蟠桃少一人。

其 三

纵不香甜与玉温，衔珠鹦鹉已销魂。
愿为童子从旁侍，合掌莲台拜世尊。

其 四

杏黄衫子凤头鞋，罗袜青裙八宝钗。
自是画工描得好，分明丰致较前佳。

拜林题毕，挹香也赠诗一首云：

一曲坊歌子细听，凭谁慧眼早含青。
桃花带雨千般艳，柳絮随风几度经。
心性自然饶妩媚，腰支谁与斗娉婷。
痴情愿作司香尉，保护幽芳永系铃。

嗣后开筵款洽，曲尽绸缪，酒阑后，方才相别。挹香素性多情，已觉恋恋。正所谓：

月地花天留客醉，红情绿意惹人迷。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独自回家，静思日间所遇，虽称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细谈衷曲，探其行为，奈叶、邹二人在座，不能进语。翌日独去私访，倘得一意中人，订盟未晚。主意已定，安寝寻梦。

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书馆读文，即向堂上问安，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儿欲一往。父母允许，惟嘱早归。挹香唯唯而出，不带僮仆，独自一人竟往章家。适月娥香梦未醒，婢欲告主人。挹香止之曰：“不可扰她清梦。我略坐片时，还欲别往，少顷再来。”言讫，身边取出四枚番饼，谓婢曰：“小生带得微意在此，送与姐姐买些脂粉。”婢见挹香与她银子，嘻嘻道：“小婢无功受禄，又要公子破钞，待小婢拜领。”挹香挽住道：“见笑须些，何足称谢！敢问姐姐青春几许？芳名定宜风雅。”婢道：“小婢蕖香，年才十五。”挹香又问道：“巷中共有几处平康？”蕖香道：“共有五处。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不时诗酒往来。其余虽皆相识，无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询余者三家，蕖香道：“一为胡碧娟，一为陆绮云，一为陈秀英。”挹香留心细记。坐少顷，辞出，至对门吕宅。

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琬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往谒即见。挹香上前说道：“仆慕芳卿，时存企望。前因不识仙

源，未遑造谒。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始得桃津可问。今蒙芳卿不弃芗茝，遽焉容见，何有幸乃尔！”桂卿答道：“妾之菲葑，自惭蒲柳，乃蒙幼姐姐齿及，得能亲瞻文采，实前缘也。”于是谦谦逊逊，叙谈良久始别。

复至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三家，一访而归。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住憩桥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兴而来，不可不兴尽而返。于是迤迳前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响遏行云，知已到汪家。

入门至内，假母出接，见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献茶毕，就问道：“公子贵姓？”挹香笑答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为什么不姓了潘？”挹香道：“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应该与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说来，小生姓金不姓潘，则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说道：“不是老身在这里说，想公子前生定是姓潘。”挹香大笑道：“可谓善戏谑矣！”假母道：“不是戏谑，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请问，公子到来，定有见教。”挹香道：“小生自惭不美，所以要来访美人。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一位令爱，所以特来一访，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当公子青睐，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当唤她出来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所以听见“唤她出来”四字，甚为局蹐不安。故这“怎敢”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于是引挹香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虽非画栋雕梁，到也十分幽雅。挹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览。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即

便进内。

挹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半晌，又想道：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正想间，忽见两垂髻捧龙团出，奉与挹香说道：“小姐午睡初回，我们去请来。”挹香道：“难为二位了，可对贵小姐说缓缓不妨，小生品茶相待。”言毕饮茶，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吃得甚觉心旷神怡。良久天色渐暝，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小姐出来。”挹香听见小姐出来，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早觉一阵香风，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但见：

晕雨桃花为貌，惊风杨柳成腰。轻盈细步别生娇，更喜双弯纤小。云鬓乌连云髻，眉尖青到眉梢。漫言当面美难描，便是影儿也好。

原来这美人姓陆名丽仙，本是大家闺阁，因经水火刀兵，致遭沦谪，年方二九，秾纤得中，原籍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饮酒，后来居上，人一见之，往往魂销魄散。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早喜得心神俱醉。候丽仙到堂时，即躬身施礼道：“小生久慕仙姝，未遑造谒。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入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倾，又见他谦谦有礼，十分属意，因答道：“贱妾青楼弱女，何足为重？蒙公子一见钟情，大加谬赞，妾何有缘若此耶？但刻因午梦乍回，出迟为罪。公子请上，容妾谢罪！”挹香道：“得识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饱餐秀色，使魂梦稍安，感恩非浅，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谦逊了一回，各通姓氏，东西就坐。茶罢，丽仙道：“今